

神秘的 古吉夫先生

古吉夫是誰？

古吉夫在弟子眼中始終是個謎

古吉夫的教學體系要喚醒一種較高的意識

方法是結合學習、群體動作、舞蹈、勞動

以及最低限度的睡眠

佛利茲·彼德斯◎著 陳蒼多◎譯

Boyhood with Gurdjieff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神秘古吉夫先生 / 佛利茲·彼德斯著；陳蒼多譯。
-- 初版。-- 臺北縣三重市：新雨，2001〔民90〕
面：公分
譯自：Boyhood with Gurdjieff
ISBN 957-733-602-7（平裝）
1. 古吉夫(Gurdjieff, Georges Ivanovitch, 1972-1949)—
學術思想—哲學
149.46 90015393

神秘古吉夫先生

作 者 / 佛利茲·彼德斯

譯 者 / 陳蒼多

發行人 / 王永福

出版者 / 新雨出版社

地 址 /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

電 話 / (02)2978-9528(編輯部)・(02)2978-9529(會計部)

傳真電話 / (02)2978-9518

郵撥帳號 / 11954996

出版登記 / 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

出版日期 / 2001 年 9 月初版

定 價 / 230 元

◎敬請讀者至全國各大書店參觀選購本社各式圖書。或利用
郵政劃向本社訂購，5 本以上可享九折優惠。

◎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

古吉夫的奇 學生犯一次錯，古吉夫就給他十法郎，因為他認為：「沒有麻煩、衝突的話，生活就是死寂的。」

古吉夫的智慧 他認為善與惡是人們的兩隻手，全善與全惡的人並不是完整的人。

名作典藏◆典藏名作

四季隨筆～春之卷 V-001

D.C.皮阿提◆著 陳蒼多◆譯

羞怯的春天偷溜了進來，溜進人們的偽善面具，
溜進人們的世俗規範，溜進人們渴望春天的心……

定價◆160元

四季隨筆～夏之卷 V-002

D.C.皮阿提◆著 陳蒼多◆譯

火辣辣的夏日展現熱情的魅力，
一個自由自在的世界，一個生氣蓬勃的樂園……

定價◆160元

四季隨筆～秋之卷 V-003

D.C.皮阿提◆著 陳蒼多◆譯

大自然的豐收季節，農人最富裕的時刻。
金黃色的稻穗隨風搖曳，辛勤的螞蟥準備過冬……

定價◆160元

四季隨筆～冬之卷 V-004

D.C.皮阿提◆著 陳蒼多◆譯

灰暗的天空飄下今年的第一朵雪花，
行道樹褪去綠色的外衣，露出乾癟瘦弱的軀幹。
豐收的螞蟥躲在地底慶祝它們的嘉年華，
懶惰的蟋蟀走在蕭瑟的街道上，步履蹣跚……

定價◆160元

波光粼粼的生命 V-005

L.P.史密斯◆著 陳蒼多◆譯

史密斯擅長把握生命的各個層面。
將人性的弱點、微妙的心情、剎那的感受，
訴諸簡潔與詩意的散文……

定價◆180元

生命的穀倉—我生命中的書 V-006

亨利·米勒◆著 陳蒼多◆譯

只要懷疑的能力沒有喪失，只要驚奇感沒有萎縮，
只要存有真正的饑渴，一個人就免不了要一面跑一
面閱讀……

定價◆350元

神秘的 古夫先生

佛利茲·彼得斯◎著 陳蒼多◎譯

新雨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譯序

陳蒼多

翻譯本書的動機是因為看到亨利·米勒的一篇介紹古吉夫的文章。在譯本書之前，我也寫了一篇《神秘的古吉夫》（收入新雨出版社《奇人魅影》一書）。

作者在本書之中所描述的古吉夫是有一點「奇」，例如，作者犯一次錯，古吉夫就給他十法郎，因為古吉夫認為，「沒有麻煩、衝突的話，生活就是死寂的。」這有點接近D·H·勞倫斯的理論，勞倫斯認為，衝突是生活的基本架構。

其實這並不是「奇怪」之處，毋寧說是智慧，這種智慧之光時常閃現在本書之中。例如，古吉夫認為，大部份的人都無法成為真正的人，而是成為肥料，但肥料對於大自然是必要的。又例如，他要我們把善與惡看成是我們的兩隻手；全善的人與全惡的人並不是完全的人。

古吉夫既然也是人，所以當然也喜歡開色情或黃色玩笑，還會對小男孩的屁

股評論一番，這對於一位以「和諧發展」為志業的哲學家而言猶其餘事。不過，他對女人的看法倒值得女性主義者研究：「今日世界中，真正的男人不存在，所以女人就努力要變成男人，做男人的工作，而這種工作對她們的本性而言是錯誤的。」另一方面而言，他對婚姻的看法又透露女性主義的成份：「就客觀上而言，大自然或個人道德都不需要『婚姻』這樣一種神聖的誓約。」

這樣一位古吉夫，透過一位十二、三歲男孩睿智眼光的觀察，應該是別有一番風味的。

神秘的古吉夫

陳蒼多

我第一次注意到古吉夫（G. I. Gurdjieff）這個名字是在購買了他所著的《遇見傑出人物》這本書，知道這本情節並不動人的作品竟被拍成電影，可見古吉夫的魅力。

古吉夫（一八七七—一九四九）是出生於蘇俄的神秘學家，小時候從身為詩人的父親那兒學到中亞的傳奇和史詩，又從大教堂司祭身上學得現代科學知識。古吉夫很早就離家，雲遊四方，尋求不為人知的古代神秘知識，足跡所到之處，包括西藏、中亞、印度，以及中東，尤其是他單獨一人在西藏待了兩年，親訪當時不開放給西方人的喇嘛寺，並且也曾在中亞的蘇菲教寺院中停留很長的時間。

最令人欽佩的是，他以不屈不撓的精神要建立一所「人類和諧發展學校」——最初建立於莫斯科，後又改建於俄國的提佛佛斯、中亞的君士坦丁、德國的柏林，最後則安頓於法國的楓丹白露和巴黎。他在巴黎講授「第四道」（Fourth

Way)，也就是他的著名弟子P·D·歐斯本斯基（Ouspensky）所著的同名作品的內容。古吉夫的教學體系主要目標是要喚醒一種較高的意識，而其方法是結合以學習、羣體動作、舞蹈、勞動，以及最低限度的睡眠。另一方面，古吉夫對學生最經常強調的是知識（knowledge）與實存（being）之間的區別，以及兩者之間的平衡的必要性。他一生吸引了不少弟子，男女兼收，較著名的有歐斯本斯基、英國短篇小說名家凱莎琳·曼絲菲兒，以及美國小說作家哈特·克倫等等。

古吉夫在弟子眼中是一個謎，這可以從他的門人所寫的兩本書的書名看出來：《古吉夫先生，你是誰？》以及《古吉夫，一個很大的謎》。據說古吉夫與弟子旅遊各地發表談話時，不允許弟子做筆記，弟子們所寫的書都憑記憶完成。他的另一位女弟子A·E·史姐薇蕾在《回憶古吉夫》一書中提到，有人問古吉夫：「你都教些什麼？」古吉夫回答，「我希望你知道：當雨落下時，街道是潮濕的。」這有點像禪宗的公案意味。史姐薇蕾說，在古吉夫面前，人們有一種感覺，覺得像是在享受一種新的食物，而人們爲了獲得這種食物，已經挨餓了一生。

古吉夫完全輕視社會傳統。他會安排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和一位清道夫坐在一起，也會安排一位「淑女」跟一位妓女坐在一起。他尤其阻止新聞記者接近他，不准他們越門檻一步。有一天，兩個年輕記者斗膽闖關，拿出記者證，宣稱是一家知名報紙的編輯人員。有人跑去通知古吉夫，但在兩位記者還走不到三步時，古吉夫就出現，把他們趕出去，好像他們是兩隻害蟲。

佛利茲·彼德斯童年時代曾在法國楓丹白露所創設的「人類和諧發展學校」度過幾年的時光。有一天在授課時，古吉夫要彼德斯望出窗外，描述他所看到的東西。「一棵橡樹。」男孩說。「是的，一棵橡樹，」古吉夫表示同意。「那麼你在那棵樹上看到什麼呢？」「橡實，」彼德斯回答。「多少顆橡實？」古吉夫問，男孩猶豫很久後就猜著說，「九千顆。」「你認為其中有幾顆會變成樹？」大師問。彼德斯被難倒了，但最後還是回答，「也許五、六顆。」「不！」古吉夫反駁說，「只有一顆，也許沒有一顆。」然後他告訴這個男孩：「大自然創造出數以千計的橡實，但成長出一棵樹的可能性卻很微小。人也如此，很多人生出來，但很少人成長，其餘的只是肥料！大自然就靠這種肥料來創造樹和人。最後，人回歸到土地，像數以千計的橡實，創造出讓其他人、其他樹成長的可能

性。大自然總是在給予，但它只是給予可能性。要成爲一棵樹或一個真正的人，需要辛苦的工作和很大的努力。」

是的，世界上多的是抬轎的人（肥料），坐轎的人（樹）只有少數而已。人類的精子有無限多，但努力衝刺的結果，受孕的精子只有一個，有時甚至不孕；其他的都是肥料。不過，我倒認爲古吉夫這則「寓言」應該還有積極的一面：萬物生生不息，生命本身是不朽的。

我是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遇見喬治·古吉夫（Georges Gurdjieff），並與他談話，時間是六月的一個星期六午後，地點是法國楓丹白露的「住持城堡」。雖然我並不清楚為何到那兒——我那時是十一歲——但是，對那次見面的記憶仍然非常鮮明。

那是一個有陽光的明亮日子。古吉夫坐在一張大理石面的小桌子旁，有一支條紋傘遮著陽光，他的背部對著城堡本身，面對一大片勻稱的草地和花床。我必須坐在他後面，也就是城堡的露台上；過一段時間後，他才招手叫我到他身邊談話。事實上，我前年冬天已經在紐約看過他一次，但是，我並不覺得與他「見過面」。我對那第一次的唯一記憶是，我被他嚇著了：部份是因為他以那種模樣看著我——或看穿我，部份則是因為他很有名。有人告訴我說，他至少是一位「先知」——至多則是很接近「基督的再臨」。

與任何像「基督」一樣的人見面是一件大事，而這次見面並不是我所期望的。面對「幽靈」不僅沒有吸引我——並且我還很害怕。

等到實際見面時，並沒有像我所預期的那樣可怕。無論他是不是「彌撒亞」，他在我看來是一個很單純又坦率的人。他並沒有被任何光環所包圍。雖然他的英文有很重的腔調，但他的言詞比聖經所讓我預期的更簡單。他朝我的方向做了一個模糊的手勢，要我坐下來，並叫來咖啡，然後問我為何到那兒。我很欣慰地發現，他似乎是一個很平常的人，但是他的這個問題卻讓我感到很困擾。我確知我應該給他一個重要的回答；我應該有一個很正當的理由。但我並沒有很正當的理由，只好告訴他事實：我之所以到那兒，是因為有人帶我到那兒。

然後，他問我為何想要到那兒上他的學校。我再度只能回答說，這全是我所無法控制的——沒有人跟我商量，好像我是被運送到那個地方。我記得當時有強烈的衝動要對他說謊，但也同樣強烈地感覺到，我不能對他說謊。我確實認為，他事先就知道事實了。我唯一回答得比較不誠實的問題是：當他問我是否想待在那兒，跟他一起學習時，我說我想，但這基本上是不真實的。我之所以這樣說，是因為他期望我這樣說。我現在認為，任何的孩童都會像我一樣回答。無論「住

持城堡」對大人們而言可能代表什麼（學校的字面名字是「古吉夫人類和諧發展學校」），我都感覺到自己是在經歷相等於「與高中校長面談」的經驗。孩子們都去上學，我也接受一般的看法：不會有孩童告訴未來的老師說，他不想去上學。唯一讓我驚奇的事是，我被問及這個問題。

然後，古吉夫又問我兩個問題：

1. 你認為生命是什麼？

以及

2. 你想知道什麼？

我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：「我認為生命是一種東西，有人將它放在銀盤子遞交給你，你（我）必須去處理它。」這個回答引發了對於「放在銀盤子」一詞的長久討論，包括古吉夫提到「施洗者約翰」的頭。我開始退避——感覺起來像一種退避——我把這個語詞加以修正，說生命是一種「禮物」，他聽了似乎很滿意。

第二個問題（你想知道什麼？）回答起來比較簡單。我當時的回答是：「我想知道一切。」

古吉夫立刻說：「你無法知道一切。是有關什麼的一切呢？」

我說：「有關人的一切，」然後又補充說：「在英文之中，也許稱做心理學，或者也許是哲學。」

然後，他嘆口氣，短暫的沈默後又說：「你可以待下來，但是你的回答會讓我的生活很難過。只有我才会把你所要的東西教給你。你爲我增加了更多的工作。」

由於我童稚的目標是順從別人，取悅別人，所以聽他這樣一講，我就感到很不安。我最不想做的一件事是，讓任何人的生活更加困難——我認爲，生活已經足夠困難了。我沒有回答什麼，他則繼續告訴我說，除了學習「一切」之外，我也會有機會研究較不重要的題目，諸如語言、數學、各種科學，以及等等的。他也說，我會發現他的這所學校是很不尋常的：「能夠在這兒學到別的學校所不教的很多東西。」然後，他慈祥地拍拍我的肩膀。

我使用「慈祥」一詞，因爲這種手勢在當時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。我渴望較高權威者的贊同。這個人被其他人認爲是一位「先知」、「預言家」，以及／或者一位「彌賽亞」；我獲得這個人的贊同，並且他的手勢是那麼簡單、友善，真

使我感到意外，也很窩心。我開始微笑了。

然後，他的模樣突然改變了。他手握拳頭，敲打桌子，露出強烈的神情看著我，說道：「你能夠答應爲我做一件事嗎？」

他的聲音以及他對我顯示的神情，令我驚恐，也令我興奮。我感到很窘困，也覺得遭受到挑戰。我用兩個堅決的字語回答他：「能夠。」

他的手指向我們前面的那一大片草地：「你看到這片草地嗎？」

「看到。」

「我給你工作做。你必須割草，用機器，每個星期。」

我看著草地，草兒在我們面前伸延到似乎是無止境的地方。我一生中從來沒有想到一星期要做那麼多工作。我又說，「是的。」

他再次用拳頭敲打桌子。「你必須對你的上帝承諾。」他的聲音非常嚴肅。

「你必須承諾，無論發生什麼事，你都要做這件事。」

我看著他，懷疑著，卻懷著敬意以及相當敬畏的心情。以前，我不曾認爲草地——甚至這些草地（一共有四處）——是重要的。「我承諾，」我真誠地說。

「不只是承諾，」他又說。「你必須承諾，無論發生什麼事情，無論有誰試